

盲童輔助讀物

我的小鵝

WODE XIAO E



安徽人民出版社

掃盲輔導讀物

我 的 小 鵝

太和县文教局編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58. 合肥

我 的 小 鵝

太和县文教局編

*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德勝門內优胜宮)

安徽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2号

寧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安徽分店 发行

*

书号: 542:787×1092 耗1/36 · 1 1/3 印張 · 17千字

1958年6月第一版

1958年6月南京第一次印刷

統一书号: K 10102.147

印数: 1 4075

定 价: (6) 0.13元

封面設計: 孙宪忠

出版者的話

這本書里的16篇文章，都是太和县掃盲畢業的學員畢業時寫的。這些作者，原來都是太和县各區、鄉的基層幹部。他們原來都不識字或者識字很少，經過了掃盲學習，他們平均都認識了一千多字，能夠看書、看報，也能寫寫短文章了。這本書的出版，就是他們學習成績的很好證明。

“我們有文化啦”！這是安徽日報轉載本書兩篇文章時的總標題。是的，我們有文化啦。幾千年來，我們勞苦大眾在封建枷鎖的壓迫下，吃不飽、穿不暖。哪有學習文化的機會呢？幾千年來，我們世代都是文盲。只有在共產黨領導下的今天，才算真正的翻了身——政治上翻了身，文化上也翻了身啦。

工农羣眾是最有智慧的人。他們一經掌握了文化和科學，便會產生無敵的力量。像本書的這些作者們，原來是不識字的，但是，當他們經過短期學習後，不但認識了不少字，且能寫出文章。他們的感情是真摯的，現在，有了文化，便都在這有生以來第一篇文章中，尽情的抒發了自己的感情。你看，“我的小鵝”寫

的多生动！不单把一个孩子对于自己心爱的东西的真情写出来了，同时，通过这一个小故事，也深刻的揭露了旧社会穷人的痛苦和地主、劣绅的丑恶。感情多真实，爱也爱得真挚，恨也恨得深刻。再看“禹山战斗”那篇，只有千把字，却写出了个战役的过程，子弟兵的英勇、顽强，日本鬼子的兇残、丑态，写得多逼真。最后，在我子弟兵的英勇打击下，终于全部消灭了日本鬼子。多精彩，多痛快。除了这两篇以外，其他几篇也都写得很生动，有内容。它们有的是写解放前所受的痛苦，象“逃出閻王殿”、“跳出火坑”、“一口大肥猪”、“听不得狗咬”、“联防区进庄群众遭了殃”、“一园桃”、“难忘的龙山湖”等篇，都通过一件事情，充分暴露国民党反动派及地主阶级对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引起人们的惨痛的回憶，激起人们对今天美好生活的更加爱护。有几篇是写的翻身后的喜悦心情，像“三大爷翻身”、“一支大盖枪”、“斗争会”、“解放军是人民的大救星”、“英雄王四”、“勇敢的民兵”、“小锐检举了反革命分子”等，也都是通过一件事情，充分写出了翻身后的快乐，坚决保卫胜利果实的心情。像英雄王四还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些文章，如果没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和真实的群众感情，是无法写出来的。

当然，这些文章还都比较粗糙，因为是开始识字

后的第一篇文章，也还有写的不夠深刻的地方。今后，只要不断的努力提高文化，多看多写，会不断进步的。同时，象这样的文章，其他各县一定会有。我們希望各县文教局和扫盲协会的负责同志，多注意这一工作，把这方面較好的作品寄給我們。

现在，咱們工农同志自己动手写的这本书出版了。我們热烈的祝賀它。我們願通过这本书来表达我們的热忱的心意，作为对积极扫盲的工农讀者的祝賀。祝大家积极参加扫盲运动，在文化上徹底大翻身，进一步掌握科学文化知识，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設服务。

1958年1月

目 录

出版者的話

逃出閻王殿	(1)
跳出火坑	(5)
一口大肥猪	(10)
联防区进庄群众遭了殃	(13)
我的小鸡	(16)
听不得狗咬	(19)
一園桃	(21)
难忘的龙山湖	(23)
禹山战斗	(25)
三大爷翻身	(28)
一支大盖槍	(30)
英雄王四	(32)
解放军是人民的大救星	(35)
斗争会	(37)
勇敢的民兵	(39)
小銳检举了反革命分子	(41)

逃出閻王殿

旧县粮站保管員 顧寿月

記得我十二岁那年，家中穷的吃上頓沒下頓，鍋底下生了一窩小貓，全家人餓得头晕眼黑，我餓的站不住脚。有一次在舅家借了一斗谷子，連糠也沒去，就倒在磨頂上推下来，連糠帶面做了饅頭。我吃了解不出大便来。

日子长了，祖母跟繼母哭着摸着我的头对我說：“遭罪的孩子，咱家的日子过得这样穷，你正在长骨头长肉的时候



……打得我在地上直滾……

候，在家會餓壞的，我到你歪咀爺家給你找個吃飯的門路。你快逃個活命吧！”

第二天的早起，祖母領着我到地主歪咀爺家去。一路上祖母和我都哭的抬不起頭來，淚珠象錢脫了串的一樣濕透了胸前的衣裳。到了歪咀爺家，我祖母向歪咀爺說了好些哀求照顧的話，才算把我留下。

祖母把我丟在那里，就哭着走了。當時我心里象鋼刀刺心似的難過，也不敢哭一聲。祖母走后，地主的老婆就分配我去干活。她叫我這十二歲的小孩挑惡水喂豬，一挑就是五、六担，我哪能有这么大的勁挑這樣大的水桶呢？我挑着一搖三晃，腰彎的象初三的月亮一樣，張口直喘氣，咬着牙一氣挑完。接着她就叫我去推磨。我從來也沒敢在驢子跟前走過，一到馬棚里我真不敢牽牠，後來我壯了一下膽子把驢子牽到磨坊。那時我也不会套，再說我還沒有驢子高，難的我沒辦法，就哭起來了。唉！這都是窮人的不是。後來還是伙計頭幫我套上。我沒用過大羅，不知怎樣羅面，時間長了磨盤堆滿了面，眼看就要流到地上，驢子走的很快，也跟不上

收面。就这样推了几次磨，真是活受罪。我穿的鞋前头露脚趾头，后面露脚跟，我的褲子前不遮后不挡，露着两条大腿象灯笼一样。小褂四面不盖，一条后縫联着褂領，碎的象簑衣似的。全身晒的象黑鉄一样，瘦的皮包着骨头。每天吃的是剩飯和酸臭的菜，到冬天吃着“炸”牙，吃了只發抖，喝的稀飯都有冰凌。到夏天的晚上，地主叫我睡在厨房里，看着別讓猫偷吃他的鮮魚鮮肉。他每天做四五十口人的飯，屋里面象蒸籠样的热，我身上出的汗象才从水里捞出来似的。好吃的东西虽然多，我从来也不敢吃一口。有一次天气太热，地主在大树蔭下摆上方桌，下着棋，喝着茶，拿着三尺多长的烟袋。他叫我給他烧茶，他怕烟薰，不讓我在蔭涼地方烧，就叫我在那火热的太陽和烧热的火爐下烤着，真象在油鍋里炸的一样，烧慢了就罵“媽的×”。有时他吹胡瞪眼的白花脸一变，跳过来拳打脚踢，又用那象大杏那样大烧得火热的烟袋鍋使劲敲我的头和背，打的我又疼又热，我真說不出苦滋味，可是还得滿脸陪笑認錯。我真是恼在心里笑在面上。我說：“好！太陽总能照到我的門口。”这一說

又遭一頓毒辣的拷打，打的我在地上直滾，身上青一塊紫一塊，晚上哭了半夜，可是也不敢哭出聲來。到冬天地主叫我去看倉房，怕我偷他的糧食，我一進去他就把門鎖上。我沒被子，衣裳又很薄，夜里冻的只打顫，那能睡覺，象猫一樣蹲在一堆，腿肚子都冻轉了筋。就这样牛馬不如的过了三年。到了我十五岁那年，来了一个跑交通的老王同志，他是个老八路，做地下工作的，他很同情我，我就把一切苦情从头至尾說給他听。后来他經常幫助我，給我講些革命的道理。我对地主更加仇恨了。那时正是抗日时期。不多日子我家乡建立了抗日根据地，我参加“青救会”，在党的领导下，斗倒地主消灭封建势力，我才算逃出了“閻王殿”。第二年我就参加了子弟兵团。

跳 出 火 坑

太和县絲棉加工廠 侯素英

我十四岁那年，是一个灾荒年。那时，我们家穷的連一塊老坟地也沒有，只有一間破屋子，上头还露着天，晴天还好，一到陰天下雨，总有十八处一齐漏水，連一个地方蹲也沒有。全家五口人只有一条烂被子。天天过着吃糠嚙菜的生活，餓的一家人再也活不下去了。我媽与我商量說：“把你給人家逃个活命吧！要不然也餓死了。”我說：我餓死也不到人家。我媽就哭着說：“好孩子，你去吧！眼看咱全家都要餓死啦！媽不是想叫你多活一天嗎？”全家人哭的死去活来。我看全家哭的这样，就答应了。媽就把我送走了。

我一边走一边哭着，跟我媽走了二十里，路上俺娘俩哭的抬不起头来。正哭着就来到姓田的門

口。我媽把我交給人家，当天沒吃飯就走了。从这时起，我就成了田家的童养媳。

我婆婆长着一副漆黑的吊丧脸，整天噤着咀，走路一瘸一瘸的，人家給她起个外号叫“母老虎”。在我沒去以前，她就休了三个媳妇，我一见她那个样子，就吓得直發抖。当我到她家的那天晚上，她就立逼我这十四岁的孩子去做飯，叫我蒸花卷子饅，我不会做，她就劈脸打我。俺婆姐还罵我說：“真是穷人家的閨女，沒吃过猪肉 还没见过猪走嗎？”当时我哭着要回娘家去，我婆婆就不准我去，罵着說：“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哪有那末好的事！端着我的碗要受我的管，想回去比登天还难！”从此以后，她就不准我走娘家了。后来就叫我給她整天干活。白天織布、做飯，夜里还得紡花。我織布脚踏不到脚蹬子，她就罵我沒用，逼着我每天非織一个布不可。每天做三頓飯，还挑六担水，走慢了就又打又罵說我不好好的干活。还逼我給全家人洗衣服。夏天还好一点，冬天下大雪的时候也得給她洗，我的手冻的象刀割的一样，痛的实在难受。一有空就叫我給她梳头，她坐在堂屋当門好象兇

神一样，我給她梳着头，吓的直發抖，要是給她梳重了，她又打又罵的，梳輕了她罵我不会梳，真是左右为难。在夜里还逼着我去推磨，她睡在磨房旁边看着我，怕我不好好的推，我睏極了，栽倒磨道里。她看见我栽倒了，便起来大罵着說：“你沒用还不死去！”我的身上連打帶擰和牲口踩，弄的青一塊紫一塊的，疼的实在难受。在庄稼熟了的时候，她就叫我下地砍秫秫，一天砍了一亩地秫秫沒吃飯也沒喝一口水，我暈过去了，別人看我渴的快要死了，隨即給我灌点水喝，停一会我就慢慢的醒过来了。那时我还不敢离地边，怕庄稼少了她又打我。就这样，我婆婆还罵我假装，又把我打了一頓，还說別人給我送水是給她弄劣，在六月天的夜里，婆婆叫我給她閨女紡綫，我紡着就睡着了，她看见我睡着了，又打我又擰我，一天打我两頓。把我身上打的疙瘩罗疙瘩，我渾身疼痛，再也不想活下去了，就想上吊。刚拿起两条带子就想起爹娘，爹娘好不容易把我拉扯这么大，我要是死了，恐怕他們也活不下去呀！我想到这里，就大声哭起来，一直哭到半夜。后来我就把两只带子結在一起，拴到梁头

上，那时我的眼泪像钱串子一样往下淌，我把头插到绳套里，心里像刀扎的一样，停了一会我就不知道啥了。后来我婆婆知道了，把我卸下来。我刚醒过来，就听见我婆婆骂着说：“你为什么要死，别说死你一个，就是死你十个，你娘家那么穷，有本事叫他使去！看谁咋着我！我看你是享福太



……我要是死了，恐怕他们也活不下去呀……

多了。”从这以后虐待我就更狠了，不给穿，不给吃，赤脚露肉的不象个孩子样。夜里连个被子也没有，一到下大雪的时候，我就冻的睡不着觉，脚冻的像刀割的一样，没法就只好哭。我婆婆听见我哭，就叉打又骂的不准我哭，还说我把她吵的睡不着。我十五岁那年胳膊上长个疮，婆婆还逼着我

做飯，我用一個手和面一個手烙饅頭，我烙不好，她就用杆面杖打我的頭，把我的頭打的疙瘩羅疙瘩。後來叫我套袍子，我也不知道袍子怎樣套的，我套不好，她又打又用針扎我的手，疼的連哭也不敢哭。我就過着這樣的牛馬不如的生活。一九四七年解放軍解放了我家鄉。在黨的領導下，打破了封建枷鎖，受壓迫受苦的婦女翻了身啦！在黨的領導下永遠跳出了火坑。

一口大肥猪

张路乡妇联主任 范如贞

我十三岁那年，我父亲每天肩膀头当大路，给人扛东西。肩膀头磨的没有皮，好容易挣下几个钱，买个小猪，跟小猫那样大。我们全家就自己少吃一些，剩的饭都给牠吃，我母亲每天用刷锅水给牠喝，我天天都下地挖野菜喂牠。全家人爱牠好象小



……我父亲当时不敢得罪他，就笑着说：

“啥是卖不卖，你要就牵去……”